

辩证唯物主义

〔奥〕哥斯塔夫·威特尔著

周辅成 朱德生 陈启伟

齐良骥 汪子嵩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辯证唯物主义

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統的概观

〔奥〕哥斯塔夫·威特尔著

周輔成 朱德生 陈启伟

齐良驥 汪子嵩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原書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Gustav A.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 System in der Sowjetun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by
Herder Verlag, Vienna, 1952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eter Hea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urvey of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with the author's
additions and first published in U. S. A. 1958
by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New York

(本书据 1958 年纽约英译本译出)

2626/26

內 部 讀 物

辯 證 唯 物 主 义
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統的概观

〔奥〕哥斯塔夫·威特尔著
周輔成、朱德生、陈启伟、齐良驥、汪子嵩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2017·84

1963 年 5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8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75 千字
印张 20 9/16 拼页 4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10) 3.50 元

譯 者 序

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围攻中，梵蒂岡教廷一直起着急先鋒的作用。当前羅馬教皇的御用哲学就是反动的新托瑪斯主义哲学，本书作者耶穌会神父哥斯塔夫·威特尔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梵蒂岡教廷有特設的机关和杂志来专门收集世界各国，特別是社会主义各国馬克思主义的情报、研究如何向馬克思主义进攻的問題，威特尔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負責人。这本所謂《辯証唯物主义》的书，也就是他利用了这些情报資料而写的，目的是为了歪曲、污蔑和全面攻击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

中世紀的經院哲学主要代表者托瑪斯·阿奎那(1225—1274)，利用了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原理、特別是他的“第一推动者”的神学學說以及形式与质料的學說，加以发展，以极端抽象煩瑣的論証来为《聖經》作牵强附会的証明，从而为天主教教会服务，为封建統治服务，在欧洲中世紀几百年的时期中，起了阻碍社会經濟和文化进步的极其反动的作用。到1879年，即巴黎公社革命起义后的第八年，羅馬教皇在当时阶级斗争已經异常尖銳的形势下企图維护他那搖搖欲墜的統治权，以特別“詔書”宣布反动的托瑪斯的宗教神学体系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

但是，旧的托瑪斯主义的哲学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銳、科学日益发展的现代，已經不能滿足教廷欺騙和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要求了；所以在十九世紀末期就有所

謂“新托瑪斯主义”哲学的产生。新托瑪斯主义一方面紧紧抓住旧托瑪斯主义哲学的根本核心——論証上帝存在，为天主教教义作辯护——不放；另一方面，又从现代各种反动的資产阶级哲学流派中摭拾一些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陈詞烂調。同时，还利用了现代科学中被資产阶级唯心主义所歪曲了的观点，来宣揚他們所謂“科学和宗教并不矛盾”的謬論。所以，新托瑪斯主义在哲学理論上不过是各种各样、旧的和“新”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大杂燴。新托瑪斯主义反映了现代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暮途穷、奄奄一息、因而迫不及待地要作垂死掙扎的絕望心情，所以它是最明目张胆地、最瘋狂地向馬克思主义进攻的一个反动哲学流派。虽然威特尔口口声声喊叫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則，讀者却可以看到：这一本书本身正是最明显地表现了資产阶级哲学的党性，从第一頁一直到最后一頁，都充滿了对馬克思哲学的最露骨的污蔑和絕望的叫囂。

因此也就毫不奇怪：新托瑪斯主义最初虽起源于欧洲大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在美国得到了广泛流行。新托瑪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馬利旦现在就长期留居在美国。当前新托瑪斯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有：法国的馬利旦和日耳松，美国的布尔克和斐兰，奥地利的威特尔和瑞士的波亨斯基等人。他們不但写了許多专门論述新托瑪斯主义哲学本身的著作，而且写了不少专门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例如波亨斯基著的《苏联的辯証唯物主义》(1950)和威特尔著的《辯証唯物主义》等书。威特尔的这一本书比波亨斯基的那本书出版較后，內容也比較多，是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比較全面的进攻。

虽然威特尔在本书《英譯本序言》中說他写这本书时，“要求严

格客观地重现对方的观点，并准备承认从对方可以发现的任何應該肯定的优点”。但是讀者将可看到，威特尔神父虽然到处堆积了大量的引文，企图造成一种“客观”的假象，然而在各个关键性問題上，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无不极尽其彻头彻尾歪曲捏造与恶毒攻击之能事。以下仅指出一些比較主要的方面：

在第一部“历史部分”中，它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最卑鄙的捏造：

威特尔不止一次地說馬克思的思想是“受了斯拉夫人思想的影响”的(15, 27, 34 頁)，以此为資产阶级反动派所謂“馬克思主义只能在俄国发展”的謬論找根据；他甚至将馬克思主义的重要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思想也說成是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較后期的、也就是最为成熟和最为重要的著作都竭力贬低其价值，特別是贬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两书的重大意义(47 頁，參看 104 頁)，而故意抬高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其卑劣目的就在于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概念都是从黑格尔那里抄袭来的(47 頁)。他甚至于还公开地捏造說列寧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主要观点都是抄袭英、德等国資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論点的(146 頁)。

資产阶级哲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威特尔也抄袭了修正主义者伪造历史的手法，硬将恩格斯为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几段話加以曲解，从而竟将恩格斯污蔑成为一个要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者了(72—73 頁)。而另一方面，在叙述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特别是反动的托洛茨基时，威特尔却千方百計地企图为他开脱，要将这个反革命分子打扮成为“无罪的羔羊”。

照威特爾的說法，恩格斯是和馬克思有對立的（52—53頁），列寧則又和馬克思、恩格斯有對立的（294—295頁）；一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新發展，他都要說成是“有矛盾”，是“異端”，獨獨對於所謂“非斯大林主義”的運動，他却抱有濃厚的興趣，再三寄託了殷切的期望。

這些，就是威特爾自稱為“客觀敘述”的歷史，實際上，我們看到，這乃是毫無根據的捏造和歪曲。

在第二部“系統理論部分”中，威特爾承繼了資產階級哲學不同流派進攻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時所使用的各種陳詞爛調。

威特爾向馬克思主義哲學進攻的矛頭，首先就是指向哲學的黨性原則的。他說什麼“列寧主義者要求在哲學中加入黨性，就站在與客觀性直接對立的立場，而我們則認為這種客觀性是科學思想的首要的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會完全不能理解一個思想家如何能實實在在地倡導黨性思想”（304頁）；說什麼“黨性原則意味著蘇維埃哲學實在終究不再是哲學了，因為真正的哲學必須以自由思想為前提”（311頁）；說什麼哲學“如果從屬於政治”，就不能“為真理服務”（315頁）等等早已唱爛了的調子。好像倒是只有當哲學從屬於宗教時，才有“客觀性”、才有“自由”、才能“為真理服務”似的；試問威特爾這本書中，有哪一個論點不是處心積慮地製造出來，以為垂死的帝國主義和羅馬教皇的反動統治服務的呢？有什麼地方是“客觀”的“超政治”的呢？又有那一點不是最雄辯地証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黨性原則——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就是為反動的政治和宗教服務的——呢？

威特爾當然特別要挖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辯証的唯

物主义，他利用了許多现代資产阶级哲学家所共同使用的最拙劣的狡辯，硬說經過恩格斯的解釋，特別是經過列寧的物质定义解釋過的辯証唯物主义“已經不是唯物主义，而只是实在論”了(60, 141頁)。其目的不过就是要否认物质的存在，从而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尤其是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界限，以为上帝的存在寻找“根据”。

特別令人发笑的是他将中世紀經院哲学中早已发臭了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證明，又改头换面地裝扮出来了。他說：“根据充足理由律，任何存在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皆有其充足的的理由。如果否认了充足理由律，那末就去掉了一切科学和一切理智的根据，任何人所主张的任何命題都会是同样正当的了。”所以，根据充足理由律，世界如此存在的“根据”就是“絕對”，也就是上帝(342頁)。还胡說什么：既然辯証唯物主义承认有物质性的运动，就一定有物质性的本体，那末，既然辯証唯物主义也承认有精神的运动，由此推論，就一定要得出有精神的本体存在了(556—557頁)。

他当然也要攻击唯物主义的辯証法，可是裝出一副“客观”的样子，好像只要是黑格尔的辯証法，經院哲学也是可以接受的；竟胡說什么辯証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托瑪斯主义的观点“并无不同”(378頁)。但他坚决向辯証法的核心进攻，坚决反对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的规律，用一些肤浅可笑的形而上学的推理来論証“并无矛盾存在”(401—402頁)；說什么“絕對的存在就是无限的存在，无限的存在不能变化”(402頁)。归根到底，他就是要論証事物变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是由于“第一推动者”的推動作用(404—405, 419頁)。

在讲到唯物辯証法的范畴問題时，可以看出，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反对辯証唯物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問題的理論。他也是和其

他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一样，宣揚“超階級的个人自由”，以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辯証观点。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只有認識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才能发挥最大的自由的观点，像威特尔这尊奉資產阶级个人主义为神圣的人当然是不能理解的，他尽情地对这观点进行嘲弄(455頁)以后，却宣揚什么：“只有在上帝那里，‘他’自己的自我意志的必然性才与完全的自由是一致的，这种必然性才能‘轉变为自由’。但在我們尘世中，已經墮落的条件下，要說‘自由是必然的認識’，最后除了在实践上否认个人自由，将它移交给剩下的权威之外，就不能再是别的了”(456頁)。似乎只有新托瑪斯主义才捍卫了真正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无非就是曾經烧死像布魯諾这样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自由”。

在“辯証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这一章里，威特尔的种种歪曲，无非是企图証明：现代科学“并不能証实辯証唯物主义”，他自欺欺人地說什么“现代科学和宗教是可以相容的、不矛盾的”。当然，科学无论如何总是不会証实上帝的存在的，所以最后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說：“創造世界的問題是完全不能摆在科学的水平上来解决的，而只能沿着哲学的、还要随时沿着神学的路綫才能解决”(507頁)。这位耶穌会神父最后企图以此来麻醉人民。

威特尔妄图贬低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将它說成是“沒有超出朴素的实在論”的認識論。他所极力攻击的，主要是辯証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他异想天开地說什么“保証我們的感性认识的”实践，也是“只有通过感性认识才能被知觉到的”，所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的理論，是犯了对于要証明之点先默默假定的邏輯錯誤”(595頁)。真是黔驴技穷了，所以才借来了貝克萊、休謨这种将一切都归于主观的感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早已破烂了的武器，以反

对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的实践观；殊不知他自己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的客观唯心主义拼湊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和最可惊的邏輯錯誤和自相矛盾。

新托瑪斯主义者威特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反对馬克思主的辯証唯物主义，以保卫宗教。可是他却反咬一口，竟污蔑馬克思主义“是宗教”，是“一种沒有神的神学”。在所謂“結論”中，他歪曲事实，再三強調“俄国的特殊条件”，污蔑俄罗斯人民“有长期传统的宗教热情”，所以能成为“传播馬克思主的肥沃的土壤”。他裝出一副“公正客观”的样子，承认辯証唯物主义中有若干个别的“真理”，是“托瑪斯主义所可以接受的”；以此来混淆人們的視線，目的是要在最后作出这样的結論：“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宗教，而且是一种伪宗教”(645頁)。这样地打击馬克思主，以抬高宗教的地位，真是最恶毒和阴险的典型。

从以上的简单概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威特尔大量地引用了苏联哲学界内部討論的材料，虽然这本书的副題是『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統的概观』，但是他所真正进攻的对象，实在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一本书，明白地表现出反动的資产阶级哲学家們对于辯証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地反对的是什么，他們反对的論証是什么；还表现出在馬克思主的发生和发展中，他們最讨厌的是什么，而对什么事情則表示了关怀和期望。我們可以从敌人所憎和所喜中，学习到我們應該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辯証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与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是可以起一个反面教員的作用的。为此，我們觉得翻譯这本书还是有意义的。

本书的翻譯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組織的。其中第一部历史部分是由周輔成翻譯的，第二部第一章是由朱德生翻譯的，第二章和結論是由陈启伟翻譯的，第三章是由齐良驥翻譯的，第四至第七章是由汪子嵩翻譯的。由于譯者水平有限，翻譯錯誤之处，敬請讀者指正。

目 录

英譯本序言	5
第一部 历史部分	
第一章 馬克思主張的哲学根源	9
一、黑格爾	10
二、“黑格爾左派”	14
三、路德維希·費爾巴哈	17
四、馬克思主張和實証主義	23
第二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26
一、卡尔·馬克思	26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54
第三章 俄国的革命运动: 俄国馬克思主張的起源	74
一、起源: 俄国虛无主义	75
二、民粹派	79
三、俄国的馬克思主張	85
第四章 革命前俄国馬克思主張中的哲学傾向	92
一、馬克思主張和民粹派的哲学論戰	92
二、俄国馬克思主張內的批判	103
三、“寻神派”和“造神派”	111
四、波格丹諾夫的經驗一元論	113
五、普列汉諾夫	122
第五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寧	133
一、列寧生平和哲学活動	134
二、列寧主義	150
第六章 一九三一年以前苏联哲学的发展	152
第七章 机械論	161

一、机械論的一般特性.....	162
二、布哈林.....	168
三、阿克雪里罗得(阿尔托多克斯).....	175
第八章 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义	181
一、概要.....	181
二、德波林.....	186
三、托洛茨基.....	195
第九章 一九三一年后的发展	205
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委员会決議的結果.....	205
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10
三、一九四七年的“哲学討論会”及其余波	212
四、从“哲学討論会”到斯大林逝世	219
第十章 作为哲学家的斯大林	239
第十一章 斯大林逝世以后	263

第二部 苏联哲学的体系

第一章 哲学的概念	281
一、哲学和特殊科学.....	281
二、个别的哲学科目.....	286
三、理論和实践的統一	290
四、哲学的党性	303
五、苏联的哲学“气氛”.....	310
第二章 物质論	317
一、唯物主义还是实在論?	318
二、列宁的物质概念	324
三、物质和运动	335
四、空间和时间	345
第三章 唯物辯証法	353
一、斯大林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方法的前两条“基本特征”	355
二、从量到质的轉变的规律	364
三、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	381

四、否定的否定的規律	407
第四章 范畴論	420
一、現象、本质和規律	425
二、因果性和目的性	431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自由的問題	438
四、可能性和现实性	456
五、形式和內容	463
第五章 辩証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	467
一、量子物理学	468
二、相对論	478
三、质量和能量	487
四、化学	497
五、宇宙演化論	501
六、生命的起源	507
七、勒柏辛斯卡婬的“新細胞學說”	518
八、“新遺傳學說”、米丘林、李森科	522
九、人类学和心理学、巴甫洛夫	538
第六章 辩証唯物主义の認識論	561
一、物质先于意識	563
二、“复写論”	573
三、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	584
四、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	590
第七章 邏輯	597
一、作为邏輯和认识論的唯物辯証法	597
二、关于形式邏輯的論战	603
三、个别的邏輯方法	616
結論	632

英譯本序言

本书原来是作者于一九四五年夏天在羅馬“天主教教皇东方学院”所作連續讲演的成果；在这些讲演中，作为概述俄国哲学史的部分，也涉及革命前俄国的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的辯証唯物主义。从这些讲演，产生了本书第一版，一九四七年尾在意大利出版。^① 后来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了增訂的德文版，在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六年重版，^② 沒有改变形式。现在这个英文譯本是以德文第四版为基础的，又經過彻底修正，补充了新的材料。

苏联哲学的理論体系分为两个部分：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在本书討論的只限于第一部分，即辯証唯物主义，包括有关科学的哲学；实在即相当于西方所理解的“哲学”这一术语所指的哲学这部分。这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苏联习惯用来包括社会学理論的，本书不予討論。伦理学、美学、以及历史和法律的哲学，照苏联的划分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围。要将本书所說明的范围加以扩大，使之能将这些題目引入我們眼界以内，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如何，照西方的习惯，这些題目都应列入所謂哲学这一科目以内。所以沒有做到这点的理由是：作者原来打算在这一卷論辯証唯物主义以后，能接着有第二卷論历史唯物主义，但因缺乏時間和空間，迫使他不能完成想做的工作。

现在这一增訂版和原先的德文版的不同之处，首先在历史部

① 威特尔：《苏联的唯物辯証法》，都灵 1948 年版。

② 威特尔：《辯証唯物主义在苏联的历史及其系統》第 1 版。維也納—弗賴堡 1952 年版。

分，现在叙述到联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止。在系統部分，則主要必需考慮到由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而引起的变化。重要的是：从斯大林关于辯証法的理論又复归到恩格斯的理論，相应地恢复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还有范畴的理論，以及一些由现代科学引起的哲学問題。所以，論《辯証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一章完全重写，并大为扩充。論《理論和实践的統一》一节也几乎是全部重写。而其余各章节，作者迫于出版技术上的考虑，严格限制自己，不对原来版本作过多扩充。因此，这些部分也就不能像他自己所盼望的那样加以修訂了。

作者认为重要的是要指出：他限于将苏联对辯証唯物主义的說法作为自己研究的題目。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結果就是将西方共产党人的哲学著作排除出去了，这些著作大多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获取灵感；而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苏联哲学中常是被有意地明确地擋在一边的。而且，为了避免从事无穷尽的任务，也只能省略去苏联势力范围下德国的、卫星国家的、以及紅色中国的哲学文献。这里也不可能討論到有关鉄托主义的那些复杂問題。

論述分为两部分：历史部分和系統部分。但主要着重点在于后者。历史部分各章节实在只是为了提供理解系統部分所必需的背景，并不认为是对俄国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更何况說一般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了——作有創造性的“历史的”研究。

事实上，本书主要目标在于为理智地揭露苏联共产主义的内幕，提供經過安排选择的、充分的証据。但要是使这样的揭露内幕不至于墮落为冲突的单方面作无价值的空談，两方首先应作的努力就是必須理解对方。这样，从开始起，就要求严格客观地重现对方的观点，并准备承认从对方可以发现的任何應該肯定的优点。

在这点上，我們可以希望苏联参与这次討論者也采取这种态度。实在，在苏联近来对要严肃地研究“資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已經說得很多了。但是，他們要这样做的目标却仅只是为了可以更有力地“駁斥”它們；至于願意承认在它們之中也有的真理的因素，願意从它們那里学习可以学习的东西，最多也只是在科学領域以内；而这，也首先是为了实践兴趣的理由。

这个目的可以說明本书所具有的以陈述为主的特性。也可以解释它确实有些冗长的傾向，为此，作者是要請求諒解的。苏联哲学的主要特征当然完全能用更簡洁的方式来叙述，像鮑亨斯基(Bochenski)在他卓越的书中所作的那样^①。但由于辯証唯物主义使用黑格尔的术语，簡短的解釋會給讀者带来一种印象：以为在这种哲学的个别公式背后还隐伏着某些“深奥”的东西。只有彻底审查苏联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态度和論証才能弄明白事实并非如此。特別是因为作者相信只有較詳細的解釋才能說明他的意見，即：现今的苏联哲学已經很少有真正的辯証法了，毋宁說只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进化論，披着辯証法术语的伪装而已。

在系統部分，作者对辯証唯物主义的个别教义采取了批評的态度，也竭力要做到在原則上不从任何預先設想的哲学立場出发，而尽可能从它内在的地方进行批評。不管这些，如果他的批評常是以强迫的方式沿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和經院哲学路線前进，他要将此归于这一事实：由于在苏联辯証唯物主义的概念图式中，真正的辯証法已經消失，单个的范畴再度以它們在事物的先唯心主义者的图式（这最后是要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的价值重现出来，所以，苏联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与經院哲学的传统有共同的概念

^① 鮑亨斯基：《苏联的辯証唯物主义》，波恩—慕尼黑 1950 年版。